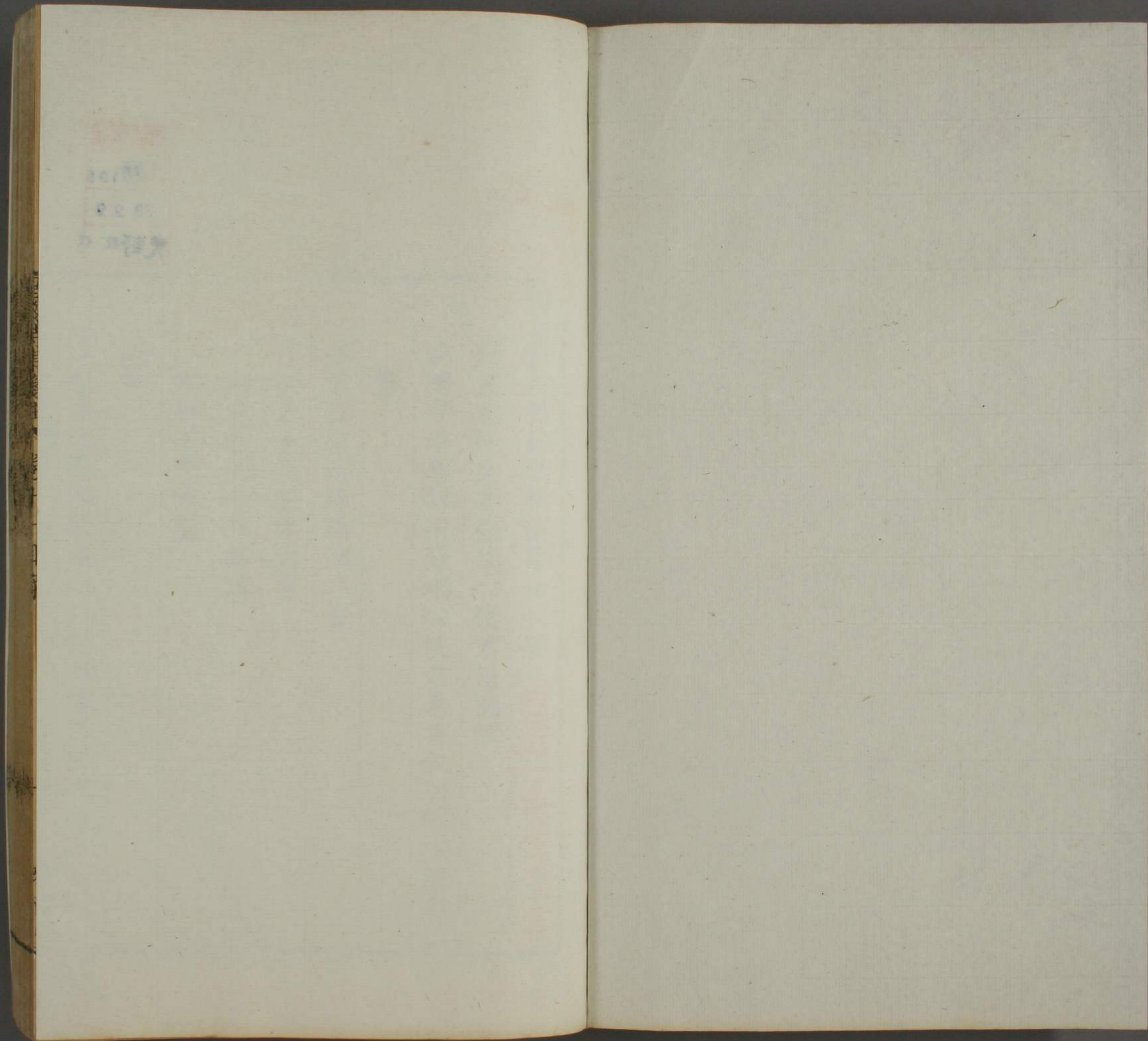


特 別
^18
4848
8





八18
4808
8

特研圖書

NO. 29105

29. 9. 9

大野教

| | | | | |
|---|---|---|---|---|
| 庫 | 文 | 家 | 邊 | 渡 |
| 遺 | 四 | 集 | 漢 | |
| 函 | 七 | 類 | 書 | |
| 二 | 〇 | 類 | | |
| 架 | 八 | 類 | | |
| | 冊 | | | |
| | 號 | | | |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十一目

渡邊千春遺愛書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叙別酬以絕句二

章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答柳柳州食蝦蟇

病鴟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昌黎詩集卷十一

目錄

雅雨堂

琴操十首 并序

將歸操

猗蘭操

龜山操

越裳操

拘幽操

岐山操

履霜操

雉朝飛操

別鵠操

殘形操

別趙子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和席八十二韻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寄隨州周員外

題廣昌館

昌黎詩集卷之十一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

詠燈花同侯十一

送侯喜

杏園送張徹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祇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猛虎行

詠雪贈張籍

卷十一凡四十五首起元和十四年春迄長慶元年冬自別趙子以上十四年赴潮州及量移袁州作送侯喜以上十五年至袁州九月召拜國子祭酒還朝作杏園送張徹以下長慶元年為祭酒轉兵部侍郎作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十一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

新唐書地理志韶州始興郡下

武德四年折廣州之曲江始興樂昌翁源置屬嶺南道國史補侍御史相呼為端公新唐書百官志侍御史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殿中監察亦號臺端次三人號副端又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地圖凡圖經非州縣增廢五年乃修歲與版籍俱上按以下皆元和十四年春赴潮州作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

佳處便開看

曲江山水

水經注灌水又南逕曲江縣東曲山名也龍中有碑文曰按地理志曲江舊縣也王莽以為始

興郡治水出始興東江西與連水合水在南康縣涼熱山連谿山即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又西逕始興縣南又西入曲江縣即水注之水出浮嶽山躡一處則百餘步動若在水也南流注於東江又西與利水合水出縣之韶

石下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叙別酬以絕句

二章蔣云宣溪在今韶州府城南八十里源出螺坑

韶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鷓鴣

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百歲相隨愧使君俱是嶺南巡管內莫欺

荒僻斷知聞

知聞王義之省弟帖力數字令弟知聞耳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按廣州府志增江源於陳峒山歷龍門自北而東達

增城縣而南百花林水自西合之經多嶺南流溯波羅水入於南海即此曾江也古曾字不用土傍

雲昏水奔流天水滂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

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暝

聞屋中啼問知歲常然哀此為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星

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三江王云謂曾江有三江合流今混為一不見江口按廣州府志湏水下清遠峽是謂北江岐而為二一趨小

塘經西樵一趨三江經靈洲並注於南溟趨三江者下流諸江曰金利曰白石曰白鷺潭至於珠江又淮水南合翁

水達於三江又三水縣以三江合流得名此非禹貢三江其名不著故新舊唐書地理志皆不載

所以刺船 唏 淮南說山訓紂為象箸而箕子唏 衆星北斗

謂之篙 按此即屈原九章曾不知路之曲直今南指月與列星之意又淮南齊俗訓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

詩更從 此翻出

按三江凡三禹貢最著矣吳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此又廣州三江也

舟行忘故道屈曲高林閒林閒無所有奔流但潺潺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能還

故道曹植詩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樊云元十八集虛見樂天集遊大林寺序

知識久去眼吾行其既遠曹曹莫登切莫訾省默默但寢飯子

兮何為者冠佩立憲憲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畹於何翫其

光以至歲向晚惟治尚和同無俟於蹇蹇音蹇或師絕學賢不

以藝自輓音挽子兮獨如何能自媚婉婉金石出聲音宮室發

關鍵何人識章甫而知駿蹄踈惜乎吾無居不得留息偃臨當背面時裁詩示繾繾

知識南史虞悛傳悛性敦實與之知識必相存訪曹曹玉篇目不明莫訾省史記膠西王傳

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朱子曰禮記不訾重器毋訾金玉成器注皆云思也蓋以訾為思慮計度之意

云子兮詩子兮憲憲方云詩顯顯令德禮記作憲憲校本多讀憲為顯詩又云無然顯顯傳曰

猶欣和同老子和其塵蹇蹇屈原離騷余固知蹇蹇之輓左

夫二子者或金石莊子讓王篇曾子居衛緼袍無裏曳關

捷老子善閉無關章甫記儒行長居宋駿蹄跏班固東都賦馬踈餘

足善曰背面云公祭張員外文亦踈屈也背面曰解手背面遂十一年

英英桂林伯實維文武特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色南裔多

山海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子行誠艱難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

桂林伯

樊云裴行立也新唐書裴行立傳行立裴守真曾孫重然諾學兵有法以軍勞累授安南經略使威

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寤寐想風采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別使我抱悵悵

贈子篇

云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南遊序公嘗有書與子厚謂見送元生序已覽贈子篇蓋謂是也風

采

漢書霍光傳天所聞吳志朱異傳異字季文孫權與論下想聞其風采議辭對稱意謂異從父朱據曰本

知季文愴定見之復過所聞

悵悵詩中心悵悵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況四海人疑疑桂林伯矯矯義勇身生平所未識待我逾交親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瘴癘書勸養形神不知四罪地豈有再起辰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囷

矯矯

詩矯矯虎臣

藥物

左傳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四罪

書四罪而天下咸服窮途

魏氏春秋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王官不可闕未宜後諸生嗟我擯南海無由助飛鳴

足已

賈誼過秦論秦王足已不問

四美

按劉琨答盧諶詩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

子之往四美不臻王勃滕王閣序四美具王官晉書鄧攸傳攸祖父

二難并乃用劉詩此但承本詩起四句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諸生史記孔子世家贊諸

欲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生以時習飛鳴史記滑稽傳此鳥不飛則已一

禮其家飛鳴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按禮記雜記云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

寄書龍城守君驥何時秣峽山逢颶風雷電助撞宅江粹昨

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髮兩巖雖云牢木石牙玉篇牙飛俗互字

發屯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為

不忍別感謝情至骨

龍城守新唐書地理志柳州龍城郡本昆州貞觀八年以地當柳星更名屬嶺南道云柳子厚時守柳州

峽山蔣云一名中宿峽在今廣東廣州清遠縣崇山峻立中貫江流水經注溱水又西南曰溱陽峽兩岸傑秀

壁立虧天出峽左則溱水注之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連山交枕絕岸壁竦應即其處也溱水蓋瀧水曲江之總名

自溱水東南歷貞女峽即至陽山縣之撞粹王云撞粹相擊也扶

路也自中宿縣而南則至潮之路也胥公集南海神廟碑廟在今廣州治之東屯門王云地名

按新唐書地理志廣州中都督府有屯門鎮兵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云元和十四年抵潮州後作

鯿胡邁切實如惠一作車文骨疑當作背眼相負行蠓音相黏為山百

十各自生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方作蛤即是蝦蟇同實

浪異名章舉馬甲柱鬪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

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芼以椒與橙腥臊始

發越咀吞面汗驛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睜開籠聽其去鬱

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
并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

蟹

左思吳都賦乘蟹龍鼉同漁共羅劉淵林注蟹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常

負雄行鼠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蟹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玉篇山海經蟹形如車子如麻子南人為醬按

蟹形如車僅見玉篇今山海經無此語宜作惠文為是

蟻 後山詩語退之南食詩蟻相黏為山蟻牡蠣也方云字書無蟻字董彥遠云五代潘崇徹敗王逵兵於蠓石亦地名不應不見字書蓋闕誤

蒲魚

王云或曰即鱈魚蛤下彬蝦蟇賦紆青拖紫名為蛤也今廣州曰蒲魚蛤魚本草圖經蝦蟇有一種大而

黃色多在山石中藏蟄能吞氣

飲風露不食雜蟲謂之山蛤

章舉 王云章舉有八脚身如烏賊以薑醋食

馬甲柱 趙德麟侯鯖錄名云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肉柱膚寸曰

江兆柱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

御魑魅 左傳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椒

橙 詩有椒有馨張協七命

暹 周禮天官內饔辨腥暹以秋橙醑以春梅

腥臊 周禮天官內饔辨腥暹以秋橙醑以春梅

面汗 暹以秋橙醑以春梅

駢 按世說何平叔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澣試之既暇大汗出而面更白此言駢則面赤也

蛇 淮南精神訓越人得髯蛇以靈珠報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邱後蛇銜明珠

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

答柳州食蝦蟇 新唐書柳宗元傳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

從宗元遊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漢書東方朔傳水多蠅魚師古曰蠅似蝦蟇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雖然兩

股長其奈脊皴七倫切 炮旁教切 跳躑雖云高意不離寧音淖音

鳴聲相呼去聲 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我弄

愁海濱恒願眠不覺音教 巨音火切 堪朋類多沸耳作驚爆音豹 端

昌黎詩集卷之十一 六 雅雨堂

能敗笙磬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

年孰強孰敗橈奴教切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初不下喉

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去聲而君復何為甘食

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為孝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權

水居左思吳都賦水特水或作未方崧脚作水言於水族

此說皆不成文理闕之可兩股長裨雅釋魚一種似蝦蟇

也按方說較通今從之跳躑裨雅蟾蜍皮上多瘳

有黑點身小能發瘳疽注炮面氣也跳躑裨雅蟾蜍皮上多瘳

跳接百蟲善鳴注凜淖泥也又有淖于前注淖泥也灑灰禮

秋官蠲氏掌去蠹黽焚牡鞠以灰灑眠不覺詩尚寐巨堪

謝靈運詩懷故頗新爆說文敗笙磬亂學校按此二語一

謂敗書聲仍承上文無理取鬧沸句踐禮韓子內儲說越

耳作驚而申言之無所為事實元鼎年漢書

輕死出見怒蠹乃為之軾從者曰奚敬於此元鼎年五行

志武帝元鼎五年敗橈左傳畏君之鼎味南史虞悛傳悛

秋蠹與蝦蟇羣鬪敗橈震師徒橈敗鼎味獻柵及雜肴數

十與太官鼎釣罩詩烝然不下喉淮南說林訓嚼而無稍

味不及也釣罩詩烝然不下喉淮南說林訓嚼而無稍

稍史記張儀傳秦豹枚乘七發山梁全身而記祭義父母全

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按柳州原唱今不載集中他亦無寄韓者柳詩

無體不工無篇不妙惜乎其少大抵逸者多矣

病鴟云說文鴟鴞也鳥之貪惡者其性好攫而善

位者大抵始遭困辱公實拯之而其後負恩不顧也

然是在京師作不得其事遂不得其時以詩類從附

此編於

屋東惡水溝有鴟墮鳴悲青泥揜兩翅拍拍不得離羣童叫
 相召瓦礫爭先之計較生平事殺卻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
 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鵠
 卑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
 乃何有不忍乘其危巧汝將死命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
 暝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飽入深竹叢飢來傍
 階基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為昨日有氣力飛跳弄藩籬今
 晨忽徑去曾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
 射豎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

惡水

左傳韓獻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鳴悲楚國觀不如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

羸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
 拍拍王曰拍拍瓦礫穀梁傳長狄兄弟三人計校帝詩計
 校應師曠禽經紫鳳謂之鶯漢高帝鴻鵠歌鴻
 非嫌紫鳳鴻鵠師曠禽經紫鳳謂之鶯漢高帝鴻鵠歌鴻
 中要害後漢書來歙傳歙自書表曰臣夜巧死命後漢書
 願陛下有氣力史記酷吏傳郅都藩籬宋玉對楚王問
 兄弟死命有氣力為大畜卦上九
 能與之料天衢何天之衢亨
 地之高哉天衢何天之衢亨
 按顧嗣立曰此詩每虛頓一二語用深一步法如計較平
 生事殺卻理亦宜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為是也通首是
 此分明為負心人寫照與老杜義鶻行正是相反此說固
 是然亦正用幽風鴟鴞事雖大小不同取喻惡鳥則一也

量移袁州

張韶州端公一無端以詩相賀因一無酬

之一

州一作量移袁州酬張韶州先寄詩賀或作量移袁

有義也新唐書地理志袁州宜春郡屬江南道按舊唐書憲宗紀十四年冬十月丙寅以潮州刺史韓愈為袁州刺史此詩在聞命之後未至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雁南遷

纔免葬江魚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

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葬江魚屈原漁父篇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高文江淹詩高文一何綺韶石水經注利水出

曲江縣之韶石下其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大小畧均似雙闕名曰韶石袁州郡志韶石舜嘗登此奏樂今有廟在焉上賓逸周書太子晉解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孔晁注言為賓於天帝之所鬼神

琴操十首并序風俗通雅琴者樂之統也君子閑居則為從容以致思焉其道行和樂而

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義以暢其意也其遇閑塞幽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舊遭害困阨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韓云按琴操凡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惟水仙懷陵操乃伯牙所作公削之為之詞者十事各注於下朱子曰歐本云此效蔡邕作十操事跡皆出蔡邕琴操云按琴操十章未定為何年所作但其言皆有所感發如臣罪當誅二語與潮州謝上表所云正名定罪萬死猶輕之意正同蓋入潮以後憂深思遠借古聖賢以自寫其性情也若水仙懷陵二操於義無取則不復作矣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孔叢子記問篇趙使聘夫子夫子聞鳴犢與竇犢之見殺也回輿而旋衛息鄆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

可依鳳鳥不識珍寶臯鳴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鄴傷于道窮哀彼無辜翔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

與石鬪兮無應龍求

狄水朱子曰按水經河水至東阿在平等縣東北流四瀆津注云津西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水受河蓋滎口水斷不通始自是出與清水合涉入淮自淮達江水逕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歎琴操以為孔子臨狄水而歌云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余按臨濟故狄也是濟所逕得其通稱又云濟水逕臨濟縣南詳此則自濟水自滎澤之下潛流至此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一支與之合流以過臨濟而為狄水故孔子臨河不濟而歌詠狄水即此東分之河復出之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鄆濟之間史記以為孔子

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道不當出此此又龍入舟淮南不可曉者今姑闕之以俟深於地理者正焉龍入舟精神訓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蠅蚘顏色石齧足莊子人間世篇吾行卻曲無傷吾足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按涉淺乘深四句從屈原九章令薜荔而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化出無與石鬪無應龍求即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義也

猗蘭操 古樂府一 孔子傷不逢時作

琴操孔子歷聘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詞於香蘭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曷為

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齊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觀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猗猗班固西都賦蘭茝發色暄暄猗猗採佩屈原離騷秋蘭以為佩貿貿記貿貿然來齊

麥淮南墜形訓麥秋生齊冬生庾信謝周明帝啓齊麥將枯山靈為之出雨

按此作在諸操中最高與折舊注多未得其解孫汝聽云言我如齊麥之茂當霜雪之時不改其操子如見傷而用我可也子如不傷我亦無自貶以見子之義又云茂而能傲霜雪齊麥之固有韓醇云君子居可傷之時不易其守亦猶齊麥之有也此兩說以齊麥自比而竟拋荒猗蘭不應亦為踏駁唯替者唐汝詢云蘭之含芳喻已之抱道不採而佩未見用也芬芳自有於已何傷且當法天之健周流四方以行吾道不自掩其芳也及涉霜雪而覩齊麥之茂則世亂益甚在位皆匪人蘭於此能無傷乎假令不傷而與齊麥等則我無用見汝矣彼齊麥之茂齊麥所自有之性蘭為君子所傷謂其有君子之守也齊麥感陰而生

故以為匪人之喻蘭芳以時不羣眾草故取為有守之比然始云何傷未竟不能無傷者避世固可以無悶對麟不能不掩涕耳此說於義為近然猶未盡善也竊推之蘭有國香固宜服佩然無人自芳要亦何損特天之生蘭不宜如是置之耳今天道不可知而我亦終老於行唯見邦無道富且貴焉者累累若若於此而不傷則亦無以見蘭為矣雖然彼齊麥固無足怪也所謂適時各得所也若夫君子之傷則謂生不逢時處非其地為世道慨歎耳要其固窮之守豈與易哉齊麥即指衆草今天之旋四句即舊操何彼蒼天四句之意子如不傷子字即指蘭如籜兮籜兮風其吹汝之汝也諸家之說蓋未向舊操推求耳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王云龜山魯地在泰山博縣琴操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此曲以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也詞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龜之氛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祇以奄

魯知將隳許規切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

氛說文氛祥氣也雲雨記祭法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

之包含所含精藏雲故觸枿漢書序傳三枿不中云云

石布山言龜山不能然也枿漢書序傳三枿不中云云

讀按當作平聲漢書王尊傳其不中用趨自退避魏志焦

先傳不中為卿作君洛陽伽藍記惟茗飲不中與略作奴

今世俗猶有不中用之語其義則去聲其音則平聲也公

所為毛穎傳云吾嘗謂君中書今君不中書耶此其作平

聲讀顯顯甚明者於彼既然不應此作去聲也亦有宜當

去聲者如禮記王制云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帛精

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木不中伐禽梁柱世說陸玩拜

獸魚驚不中殺不粥於市皆去聲讀梁柱世說陸玩拜

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奄魯

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魯頌奄將隳左傳仲由將墮三都孫云言魯

有龜蒙將隳壞哀而憐之者莫余若也

越裳琴操周公作

韓詩外傳周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

周公曰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

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

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

意者中國殆有聖人蓋往朝之於是來也琴操周公

輔成王成文王之王道越裳獻白雉周公乃援琴而

歌遂受之獻於文王之廟詞曰於

戲嗟嗟非旦之力也乃文王之德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

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

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雨施易乾卦雲行雨物孳說文孳汲其勤書武成大王肇

勤王疆宇班固東都賦茂育在上在下詩大雅明明在荒

家羣生恢復疆宇在下詩大雅明明在荒雅雨堂

門治田孫云言豈有荒於門而能治於田者乎故必四海既均而後越裳是臣也唐汝詢曰我祖在天四方皆其覆冒厥臨甚威罔敢戲慢孰為荒遊孰為力作我祖實鑒臨之今世治而越裳是來臣服皆我祖之靈也按如孫說則不應用二孰字如唐說則荒於門句似無所指此詩歸美先王則荒字當訓為治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乃立皋門乃立應門為後世治朝懸法之所是荒於門者太王之所以基王業也后稷始播百穀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是治於田者周家之所以開國也今孰為荒於門孰為治於田致四海既均而越裳是臣乎即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之意也

拘幽操 文王美 音里作

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仁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徒患之乃求美女文馬他奇怪物而獻之紂紂乃赦西伯古今樂錄拘幽操紂拘文王於羑里而作也其詞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窀由

其言兮邁我四人憂勤勤兮漢書地理志河內郡蕩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兩山墨談此操見通鑑外紀怨誹淺激非文王語也按琴操舊辭俱非古聖賢所作而此篇尤為淺陋

目窈窕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

肅肅古樂府有所思秋風肅肅晨風颯日月星按此較宋玉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古茂過

之天王按天王字本春秋蔡邕獨斷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此二語深道得聖人心事

今不知者竟以為文王語矣

程伊川曰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謂文王囚羑里作乃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

我無令人
重自責也

按劉會孟評此詩謂其極形容之苦不可謂非怒者然小雅怨誰而不亂亦人情也況此詩唯歸咎於已怨且無之又何怒焉

岐山操 周公為大王作

琴操大王居邠狄人攻之策杖而去之邑乎岐山喟然歎息援琴而歌之其詞曰狄戎侵兮土地遷移邦邑兮適于岐山烝民不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兮予命遭斯

我家于幽自我先公伊我承序一作緒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

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與阻同我往獨處爾莫

余追無思我悲

家于幽詩篤公劉于幽斯館括地志云幽州新平縣即漢漆沮縣詩幽國公劉所邑之地也承序方

商書丕承基緒朱子曰序謂傳授次第漢書多云朕承天序是也緒猶言統系二字義雖不同然用之於此似亦兩通岐有岨方云岨與阻同楚詞漢書多用岨字今以平聲讀之非也按詩天作彼徂矣岐朱子訓為險僻之意與古注不同寔本於此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

作

琴操伯奇見逐乃集芰荷以為衣採檉花購山櫟馳注以為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操其詞曰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沒不同兮恩有偏誰能流顧兮知我冤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答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

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當笞

漢書車千秋傳子弄父兵罪當笞

中野

曹植詩中野何蕭條

履霜

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

無母

唐汝詢曰上文兼呼其母此以獨無母憐悟其父雖不敢明言後母之譖而失愛之由隱然見矣昌黎善體古人之心哉

劉會孟曰

不怨非情也乃怨也此乃小弁之志歎飢寒履霜反覆感切真可以泣鬼神矣此所以爲琴操也

按十操不容優劣然拘幽履霜二首尤能使純臣孝子之心千載若揭蓋其遭際有以感發之也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古今注

雉朝飛者牧犢所作也齊處士潛宣時人年五十墮惟無妻出薪于野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善爲新聲能傳此曲吳兢樂府古題要解舊說齊宣王時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怨

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詞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兮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

羣雌孤雄 莊子應帝王篇衆雌而無雄而又啄 莊子養生主篇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粥粥 魏云記曰粥若無能或謂當作粥粥若無能也注卑謙貌則正洽雌從妃 按妃字古人通用說文飛啄之意更不必換字強釋矣 妃云妃匹也秦國策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是也後世乃獨稱王妃耳舊注馬大年云別本彼作此無雞字妃音媿與雉協蓋由避妃字不用而不顧音節之不諧也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

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古今注別鵠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衾不寐食忘餐後因為樂章焉按西京雜記齊人劉道疆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疑即此操也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鵠身烏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

大義 賈充與妻李氏聯句歎繞樹魏武帝短歌行繞

息亦何為但恐大義虧樹三匝無枝可依相隨

飛 方云李陵詩長當為此別且復立斯須又古

樂府與子如黃鵠將別復徘徊亦此意也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今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孔明 詩祀事 巫咸 屈原離騷巫咸將夕

蔣云劉須溪論十操惟此最古意以其不著迹也余謂其詞尚欠歸宿不如楊維禎擬此操精悍典雅按劉評固未當蔣尤謬維禎作淺俚

可笑有目者皆能別之
滄浪詩話退之琴操極高
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唐庚曰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退之為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也

別趙子

云趙子名德公為潮州刺史時攝海陽尉督州學生徒者東坡所謂潮人初未知學公命趙德為之師即其人也公自潮移表詩以別之德潮人公欲與之俱而不可耳

我遷於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又奚為於北往來以紛如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鰕果誰雄牙鬚蚌羸音魚鼈音蟲瞿瞿音以狙狙識一已忘十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不可一理區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愚

揭陽

漢書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郡按公集黃陵廟碑云元和十四年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于

萬有餘

木華海賦經途可與娛詩出其東門

春

王云元和十四年七月己丑憲宗上尊號大赦天下十

幽子

王云隱龍鰕漢書息夫躬傳撫神龍今攬其須爾雅

蚌羸

易說卦傳離為鼈詩東方未明狙狙史記留侯

客狙

索隱曰狙犬伺也謂狙之伺謝除楚辭大招青春受

物必伏

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謝除謝白日照詩蟋

日今不樂

日月其除

按此詩首叙遷謫潮州喜於得趙及移袁州欲與偕而不可有不得不別者矣乃復述趙之言以為海南有以樂且

物理細大不可究詰人生去住亦豈可強同此所以不相從也截然便住彼此之意各盡不作一惜別語於此數格之奇而亦可想見趙立品之高不煩語及俗情也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按以下十五年作是年春至袁州任九月召拜國子祭酒

冬暮至京師

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

虞翻骨相屯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已知奏課

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

梅柳新孫云公元和十四年正月以論佛骨貶潮州三月至潮州十月量移袁州十五年正月至袁州其往來上下於韶皆

梅柳新時也綺羅春按指韶州宴別時事江總虞翻南史江總傳幼

聽敏及長篤學有文辭南陽劉之遴等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之遴嘗酬總詩深相欽挹梁元帝徵為始興內

史不行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中徵還累遷太子詹事尤工五言七言多為艷詩好事者相傳諷翫吳志虞翻傳翻字仲翔孫權以為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溼縣呂蒙請以自隨因此令翻得釋翻性疎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按碧溪詩話謂虞翻剛福方拙凌突權勢出於天性雅宜文公喜用江總乃敗國姦回陳主欲以為太子詹事孔奐奏總文華之人宜求敦重之才是詩恐有所譏楊慎云以忠直自比而以姦佞比人非聖賢謙己恕人之意而宋人乃學之以為占地步深為不是殊不知詳考二人本末及是詩引用之意夫總之文才唐人或以自比或以比人不論其行也況又嘗徵為始興內史韶州即始興故以比張端公翻以論神仙徙交州公以論佛骨貶潮州皆黜外教皆放南方故以自比其用事精切如此說詩者何可妄議且所謂占地步者尤可怪其弊起自宋人奈何歸咎於公耶二說以升菴為是升菴所謂唐人或以自比或以比人如杜甫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自比也李義山咏杜司勳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應款行人諸本爭作催字總持比人也此類甚多若談謬矣款行人諸本爭作催

唐本李云二宋評此詩小宋疑感字白蘋白居易白蘋洲五亭記湖州城誤大宋初不以為然後得善本始信

和席八十二韻原注席履諱行錄席履行八貞元十年進士按席八見長慶集中此詩未定為何年所作然以落句觀之蓋元和十五年春在袁州遙和之詩也曰江海則宜在南方而陽山時不得云老曰未還身則自在量移之後而在潮州未嘗遇春且曰吹竽久混真蓋指十一年為中書舍人時則其為袁州時無疑矣席八是時想亦以中書舍人知制誥舊與之周旋因其詩來而和之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綺陌朝遊閒去聲綾衾夜直頻橫門開日月高閣切星辰庭變寒前草天銷霽後塵溝聲通苑急柳色壓城勻綸綽謀猷盛丹青步武親芳菲含斧藻光景暢形神傍砌看紅藥巡池詠白蘋多

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吹竽久混真坐慙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絳闕傅休奕北都賦魏魏絳闕名共美按玉篇履俗夔字虞廷有夔龍後世往往以美在朝之官席八

思俱新按班固答賓戲擣藻如春華今當新年花發之時而覽席贈篇其詩

綺陌按即紫陌也綾衾漢書典職儀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橫門三輔

步武親公亦嘗知制誥大抵舊同官也斧藻法言吾未見斧藻其德若

紅藥謝眺直中書省詩紅藥酒伴按此句謂平餘事六一

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按杜甫詩文章一倚玉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小技於道未為尊即此餘事之謂也與夏侯太初共坐時吹竽韓非內儲說齊宣王使人吹竽人謂兼葭倚玉樹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死湣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竽自老荀濟詩年來空自老歲去不知春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原注謂李程元和十五年九月

公自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行次湓城作顧嗣立曰顏師古漢書注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新唐書地理志江州潯陽郡鄂州江夏郡岳州巴陵郡皆屬江南西道按以下皆袁州赴京途次之作

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去聲江水故人

辭禮闈旌節鎮江圻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別來已三歲

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我齒落且盡君鬢白

幾何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譬

如親骨肉寧免相可不否音我昔實愚蠢不能降色辭子犯亦

有言臣猶自知之公其務貫世音過我亦請改事桑榆儻可收

願寄相思字

盆城廬山記江州有青盆山故其城曰鄂渚屈原九章乘盆城新唐書地理志潯陽本湓城鄂渚而反顧

今款秋冬之緒風帆諸本作泛方云帆去聲辭禮闈任昉云鄂渚今鄂州杜甫詩浦帆晨初發

憲集序出入禮闈朝夕舊館舊唐書李程傳程字表臣元和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為鄂州刺史鄂岳觀

察江圻水經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注鄂今武昌也江中

五嶼北有五山庾仲雍謂之五圻過半百杜甫詩年過新知屈原九歌樂

知降色辭碧溪詩話張籍嘗移責退之與人商論不能下

乃書生常態按元和十三年鄭餘慶為詳定禮樂使公與李程為副或議論有所不合也子犯言左傳

以壁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于天漢書尹賞傳賞過願自改者皆

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樊云反復詩

罪貫其改事左傳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使改事

語若與李嘗有隙至是因謝之故舊無大桑榆收後漢書

故則不棄此公所以思之且請改事也禮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

可謂失之東袖中三歲相思字古詩十九首客從遠方來移我一書

偶收之桑榆字不減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原注仲舒豫章古

江之西岸一名沈書浦殷羨為豫章太守臨去有附

書百封羨將至石頭擲之水中故名焉水經注顛水

逕豫章郡北為津步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津

步之處也新唐書王仲舒傳仲舒字宏中穆宗立自

蘇州刺史召拜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

憑高試迴首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馬亦別羣鳴寒日夕

始照風江遠漸平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豫章城左傳令尹子蕩師于豫章豫章古今記豫章之境

五年灌嬰定江南始立為郡郡城即灌嬰所

築新唐書地理志洪州豫章郡屬江南西道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自注蕭兄有女出家

師慧永初至潯陽刺史陶範留築廬山舍宅為西林

遠師之來龍泉桓伊為立東林方云蕭二存也存少

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

衰淚落烟霞

因話錄作今日匡山過舊隱定將哀淚對烟霞

中郎有女

後漢書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興平中天下喪亂為胡

騎所獲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嫁於祀操因問曰聞夫人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否文

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餘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

遺傳業後漢書崔瑗傳銳志伯道無兒伯道永嘉末沒於

石勒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而逃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祇因自棄我兒耳幸

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棄子之後卒以無嗣保

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保

家左傳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匡山水經注廬山彭澤之

廬因以名山矣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水經注隨州西南至安陸縣故城西故鄖城也新唐書地理志安

州安陸郡中都督府有雲夢縣中有神山屬淮南道

隨州漢東郡屬山南東道方云周員外周君巢也時為隨州刺史

行行指漢東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蒹葭出夢中面猶含

瘴色眼已帶華風歲暮難相值酣歌未可終

漢東

左傳漢東之國隨為大

夢中

按書禹貢荆及衡陽維荊州雲土夢作又左傳邠夫人使棄諸夢中

杜預注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是則言夢而不言

雲又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是則言雲而不言夢史記秦始

皇紀東巡至雲夢索隱曰雲夢二澤華風陳書高祖紀高

名人以二澤相近故合稱雲夢耳冠厚履希復華

風歲暮

按言暮年也

三

雅雨堂

昌黎詩集卷十一

卷十一

寄隨州周員外

陸孟邱楊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
刀圭救病身

陸孟邱楊

方云公與陸長源孟叔度邱穎
楊凝及周君巢同為董晉幕客

金丹

抱朴子金
丹燒之愈

久變化愈妙令人不老不死孫云周好金丹服餌之

刀圭

術柳子厚集中有答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是也
庚信詩成丹須竹節量藥用刀圭本草凡散藥有云刀圭
者十分方寸七之一準如梧桐子大也方寸七者作七正

方一寸抄散
取不落為度

題廣昌館

云館在隨
州棗陽縣南

白水龍飛已幾春偶逢遺跡問耕人邱墳發掘當官路何處
南陽有近親

白水龍飛

張衡東京賦我世祖忿之
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

南陽近親

後漢書劉
隆傳時天

下墾田多不以實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云穎川宏農可
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不肯服時顯宗為東海公
年十二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
踰制不可為準帝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原注謂逢吉也舊唐書李逢
吉傳憲宗罷逢吉政事出為

劍南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
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濁水汙泥清路塵還曾同制掌絲綸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
何辭數爵頻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知公不久
歸釣軸應許閑官寄病身

濁水泥

曹植九愁賦寧作清水之沉沉不為濁路之飛塵
按首句七字全用此二句義濁謂已清謂逢吉下

句同字
承之 同制 逢吉以其年四月自中書舍人拜相故云耳

熱楊惲報孫會宗書

銀燭金釵

陳子昂詩銀燭吐青烟金尊對綺筵梁武帝詩頭上金釵

十二行許彥周詩話退之此語殊不類

歸鈞軸

按公生平其為人乃知賦梅花不獨宋廣平也

吉此非諂譽之也逢吉險譎多端意豈能須臾忘勢位哉於穆宗有講侍舊恩即位之初移鎮襄陽固有必入之勢矣長慶二年召為兵部尚書遂排裴度而奪其位此人得志其恩怨報復豈徒然哉逆揣其將然而云閑官寄病身以示處不爭之地蓋欲釋憾於小人非以自託也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自全之道固宜然耳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

家亦謹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朝

過其墓留題驛梁

公集女孀壙銘女孀韓愈第四女也愈為少秋官斥之潮州女孀年

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峰驛即墜道南山下五年愈為京兆始令易棺衾歸女孀之骨於河陽韓氏墓女孀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昇

沿路眾知難繞墳不暇號三帟設祭惟聞飯一盤致汝無

辜由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

藤束

墨子節葬篇堯葬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釋名棺束曰緘緘函也古者棺不釘也庾信

傷心賦藤

木皮

晁錯言急務書木皮三寸

草殯

後漢書馬援傳藁葬而已

白骨

號三帟

記檀弓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既封左袒右旋其

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

飯一盤

按舊注云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

記祭子推文黍飯一盤

闌干

左思吳都賦珠非闌干

詠燈花同侯十一

一作同侯十一詠燈花原注侯十一喜也按公以冬暮至京師此乃

初至京師之作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
金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今夕詩今夕何夕花然梁元帝玄覽賦燈花開而夜然金粟玉蟲方云何遜詩金

粟裏搔頭蜀人史彥升曰黃裏排金謂額間花鈿也按古
人裝飾有額黃史所說也此釵頭玉蟲乃謂叢雜釵上之

金珠以比形喜事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
似史說非

喜主人公史記范雎傳主

送侯喜云公長慶元年有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之什此豈同時作歟喜時為國子主簿

公為祭酒故曰長官也按長官之說是也按詩云直
到新年衙日來乃猶十五年冬作不得與雨中作概

謂長慶元年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踏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

新年衙日來

新年衙日按此蓋歲杪時休假而歸故至新年坐衙之日復來謁也容齋三筆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

官吏參謁至晡時僚屬復同於客次胥吏列立廷下通刺
曰衙以聽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旦

又通謝刺韓詩曰如今便別長官去
直到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二日也

杏園送張徹一本有侍御歸使四字杏園在長安城南方云徹時以幽州判官趨朝半道有

詔還之仍遷侍御史從張宏靖之請也其實徹已抵
京但未朝見耳舊書張宏靖傳云續有張徹自遠使

歸是也按公為張徹墓誌云徹以進士累官至范陽
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徹

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
而密奏臣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徹

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
殺府從事而囚其帥相約張御史長者無庸殺置之

帥所居月餘推門求出罵賊死贈給事中方崧卿據
此為說其於侍御歸使則當矣但詩云東風花樹下

是春間所作宏靖以長慶元年三月出鎮至七月軍亂則杏園之送在初赴幽州之時未嘗為侍御亦不得云歸使也誌既云半道還之則抵京未朝出於何據方蓋惑於侍御歸使而強為之說耳此四字係後人妄加竟當刪去以下皆長慶元年作是年七月轉兵部侍郎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歸來按自叙其竄逐而歸喜得見徹而又有此別也逐後生按言徹既去誰可與不能復追逐後生猶送溫處士序云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之意也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祇召途中見寄開

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張賈馬總見第十卷按公為馬總作鄆州

溪堂詩序云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

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

按新唐書總傳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徙天平而召馬總還將大用之會劉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長慶元年春也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音劬國仍遷少昊司暖風

抽宿麥清雨卷歸旗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當路按當道猶言在道也時劉總已棄官為僧不受旌節亦尋卒馬總蓋中路奉詔而還賈與公俱不及面也

改轅左傳令尹南轅返旆王須句國左傳邾人滅須句注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

西北新唐書地理志鄆州少昊司韓云秋帝少昊蓋主刑東平郡須昌縣屬河南道故云按舊唐書馬總傳元和十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今猶仍其舊也宿麥董仲舒乞種麥限田

章使關中民益種陸雲答兄平原書敢珠玉投桃李以報珠玉
宿麥令母後時石林詩話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
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
候蟲秋皆集中第一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按鄆州溪堂詩

序總以長慶二年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新書總傳則云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為戶部尚書此書稱僕射是二年之作而云歲晏偏相憶則來詩在元年冬奉酬或二年也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加徐土儒風被魯邦清為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窗

篇什按毛詩凡一題為一篇二雅繁多每十篇為一什後人概以稱詩如鍾嶸詩品云永嘉篇什理過其辭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也徐土魯邦詩省此徐土又魯邦是常王云

劉夢得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惟鄆在春秋為須句之國宣精在上奎為文宿畫野在下魯為儒邦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前漢以徐隸臨淮則徐亦魯也長謠劉琨詩引領長謠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按公為國子祭酒時有薦張籍狀云登仕郎守

秘書省校書郎張籍學有法師文多古風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乞授此官又張籍祭退之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持狀為博士始獲升朝行公初為祭酒在元和十五年冬而此詩所云雷雨菌麥則似夏景蓋長慶元年作也

放朝還不報半路蹋泥歸雨慣曾無節雷頻自失威見墻生菌徧憂麥作蛾飛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

不報朱子曰疑以雨放朝而有司失於生菌爾雅釋草中道菌小者菌

麥蛾述異記晉永嘉中梁州雨七旬麥化為飛蛾歲晚按雷雨云非歲晚之景大抵猶言暮齒耳如

鮑照詩沈吟芳歲晚徘徊韶景移又早寒
逼晚歲衰恨滿秋容皆非歲杪之謂也
晉饑左傳晉饑秦輸之粟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舊唐書穆宗紀長慶元年三月貶禮部侍郎錢徽江

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新唐書宗閔傳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共白徽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怨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又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既寢貴喜權勢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為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敗按此蓋長慶初作度薦德裕在公歿後五年史誤矣若溪詩話亦以退之無恙時宗閔纔為中書舍人牛李憾結至其為相則退之死久矣二說皆是但餘論各有非是者今有箋詳明載之詩後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衰衰

音懷上有鳳皇巢鳳皇乳且棲四旁

多長枝羣鳥所託依黃鸝據其高眾鳥接其卑不知何山鳥

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眾所希上承鳳皇恩自期永

不衰中與黃鸝羣不自隱其私下視眾鳥羣汝徒竟何為不

知挾九子心默有所規彈汝枝葉閒汝翅不覺摧或言由黃

鸝黃鸝豈有之慎勿猜眾鳥眾鳥不足猜無人語鳳皇汝屈

安得知黃鸝得汝去婆娑弄毛衣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

汝豈無朋匹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閒幾時復能飛哀哀故

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

衰衰

方云當作蓑蓑張衡南都賦布綠葉之萋萋敷華榮之衰衰按說文衰艸雨衣象形公从古字不必加草

也其義則

羣鳥

漢書宣帝紀地節三年鳳皇集魯郡羣鳥從之

眾所希

按中書舍人為唐美

地眾所希望而宗閔以駕部郎中得之宜其為眾所側目也

挾九子

楚國策黃雀不知夫公子主孫左挾

彈右攝九將加有所規方云規圖也東坡五禽言去年豈

已乎十仞之上按豈有者言得毋有之也文昌之意本不在宗閔特

有之因怒徽而并及之耳然云黃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

則固喜其去矣故此不足猜疑按公此詩視古用韻校作

言非為黃鵠解也齊與灰皆通支用如詩維葉萋萋黃鳥于飛又則不我遺

與宗閔則修吉甫之憾至王起白漢書五行志雌雞

居易則承宰相風旨不足深論也毛衣化為雄毛衣變化

鳴而不持汝歸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頽

也按此為宗閔貶劍州刺史作也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

知貢舉宗閔婿蘇巢及第宰相段文昌言禮部不公元微

之李紳李德裕相繼和之宗閔遂坐貶劍州詩中鳳皇喻

君上也黃鵠比宰相喻段文昌眾鳥比散官喻元微之李

紳李德裕不知何山鳥羽毛有光輝謂宗閔也上承鳳凰

恩六語謂其為中書舍人自信得君俯視一切不知挾丸

子四語言為諸人所中傷也或言由黃鵠黃鵠豈有之謂

中傷之言本段文昌豈有者猶言將無有之也無人語鳳

凰汝屈安得知惜當時無人為之申理也前汝下視鳥各

議汝瑕疵謂李紳德裕微之輩繼文昌而言者也汝豈無

朋匹有口莫肯開謂錢徽不奏文昌李紳私書也汝落萬

艾間幾時復能飛正傷其貶劍州也哀哀故山友中夜思

汝悲四語公自叙其友朋之情也詳玩詩語一則曰汝屈

再則曰思汝公於宗閔大有不平之鳴絕無規諷之意新

書謂裴度薦李德裕宗閔遂與為怨公作此詩規之不知

何所據而云然大抵後人以宗閔太和間樹黨修怨晚節

謬悠遂並其初服誣之又以韓公正人贈詩自應規諷無

稽臆度附會曲成不知宗閔早年對策甚有峭直之聲即

昌黎詩集卷十一

卷十一

元

雅雨堂

猛虎行

題贈李宗閔四字綴猛虎行之上後人因之

諸本有贈李宗閔字方云蜀本總題誤以上
後而以爲其明驗此疑鬼疑神之逆詐億不信者甚可
笑也韓醇說詩不知理會通章文氣而以鳳凰爲指裴
未知黃鵠又作何解此韓詩歷來晦昧之篇故詳論之
與公同爲裴度幕官以及長慶初年立朝皆未嘗有傾險
敗行逮至太和以後黨迹始張而韓公歿已久矣何從而
預知其非先爲規諷之詩乎茗溪漁隱詩話明知黨事在
後而以爲其明驗此疑鬼疑神之逆詐億不信者甚可
笑也韓醇說詩不知理會通章文氣而以鳳凰爲指裴
未知黃鵠又作何解此韓詩歷來晦昧之篇故詳論之

其實後詩不為宗閔作也猛虎行樂府舊題非前詩類也新史又謂裴度薦李德裕宗閔怨之為此詩薦事在太和三年公歿久矣不可据按此詩不為宗閔方崧卿辨之甚明然亦有為而作所云獷暴好殺滅絕天倫非泛泛擬古也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深谷閒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麀擇肉於熊豹肯視兔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兩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為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

百獸楚國策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天帝使我長百獸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不敢不走

乎虎以為然不知黃熊張衡南都賦虎豹黃熊遊其下善獸畏已而走也

紂按今六韜無此語唯淮南道應訓云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求黃熊青犴白虎文皮以獻於紂非黃熊也赤豹詩赤豹黃

出逐朱子曰詩意蓋謂狐鳴鵲噪於外虎出逐之猴乃入居其穴而虎不知所歸耳

按新書亦謂此詩規李宗閔方崧卿已辨其非然不知為何人作又作於何時以詩推之大抵為殘忍暴虐不恤將士諸節度作其人非一人其文非一事也歷考唐書如貞元閒宣武劉士寧橫海程懷直元和閒魏博田季安振武李進賢或淫虐游畋或殺戮無度後皆為將士所逐奪其兵柄故詩以猛虎比之羣行山谷閒以下寫其殘忍暴虐之狀也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以下寫其為將士所逐或奔京師或奔他軍或死於將士之手也故當結以私為大眾說法也此詩無時可考姑依舊編列高樹行後俟有識者詳訂

詠雪贈張籍方云松篁遭挫抑云公時以柳澗事下遷疑寄意於時宰也樊云或云此詩

自松篁遭挫抑以下專譏時相終以意示張籍曰惟
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又曰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
孩其有所譏也審矣按公以柳澗事下遷在元和初
年時宰相為鄭餘慶武元衡與詩所譏者不類此乃
為皇甫鎛程异王播諸人入相而作鎛异之相在元
和十三年九月播之相在長慶元年十月三人皆以
聚斂之臣驟登宰執故因詠雪以刺之詩中所云皆
鎛之罪案然三人一體故觀鎛之已往而深懼播之
將來也觀慢有先居後輕多去卻迴
則知其為播而發矣餘詳詩後長箋

只見縱橫落寧知遠近來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座暖銷
那怪池清失可猜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慢有先居後輕
多去卻迴度前鋪瓦隴發本積墻隈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
摧舞深逢坎井集早值層臺砧練終宜擣階紈未暇裁城寒
裝睥睨樹凍裹莓苔片片勻如剪紛紛碎若接素回切定非燭

鵠鷺真是屑瓊瑰緯繡

音輝

觀朝萼冥茫矚晚埃當窗恒凜

凜出戶即皚皚壓野榮芝茵傾都委貨財娥嬉華蕩養胥怒
浪崔嵬磧迥疑浮地雲平想輾雷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
萬屋漫汗合千株照耀開松篁遭挫抑糞壤獲饒培隔絕門
庭遽擠排陞級纔豈堪裨嶽鎮強欲効鹽梅隱匿瑕疵盡包
羅委瑣該誤雞宵於隅切喔於角切驚雀暗徘徊浩浩過三暮
悠悠市九垓鯨鯢陸死骨玉石火炎灰厚慮填溟壑高愁擢
音致斗魁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頽岸類長蛇攬陵猶巨象音壓
水官夸傑黠木氣積胚音胎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他回切
龍魚冷蟄苦虎豹餓號哀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陵

布被光肯離去聲金疊賞玩捐他事歌謠放我才狂教詩砑

興與酒陪鯁蘇來切惟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助留風作黨勸

坐火為媒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恢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

孩

坳中坳處莊子逍遙遊篇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詩鸛鳴于

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為不工而以坳中莊子秋

初蓋底坳處遂成堆為勝未知得韓意否也坎井

井之龜玉篇陷睨釋名城上垣曰睨睨言莓苔孫綽天

陷也亦與坎同睨于其孔中睨睨非常也莓苔台山賦

踐莓苔之滑石按睨睨按南史王志傳志取庭樹葉按

苔砑砑陪鯁皆疊韻也按服之按此字在歌韻則乃禾

切摩也在仄韻則素回切擊也音異而義亦不同燭鵲鷺

舊本於讀東方朔雜事及此詩燭鵲鷺乃未切誤也燭鵲鷺

按鵲鷺毛皆白水經注瓊瑰詩瓊瑰玉佩王氏塵史說文

溫水其熱可以燂雞瓊瑰以瓊為赤玉比見人詠白物

多用之韓愈雪詩真是屑瓊瑰又今朝踏緯繡屈原離騷

作瓊瑤跡別有所稽耶豈用之不審也緯繡忽緯繡其

難傾都魏文帝曹蒼舒詠傾娥嬉胥怒姮娥亦謂之素娥

浪崔嵬即春雪詩所浪崔嵬郭璞江賦長波積新唐書地

謂江浪迎濤日也浪崔嵬浹深峻滿崔嵬積理志西州

交河郡中都督有天山軍碯石磧銀山磧又北縞帶銀杯

庭大都護府有瀚海軍大漢小磧屬隴右道縞帶銀杯

左傳與之縞帶梁簡文帝七勵酌玉斗之英麗照銀杯之

輕蟻石林詩話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歐陽公守

汝陰嘗與客賦詩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閣筆然此亦

是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退之兩篇力欲去

此弊雖冥搜奇譎亦未免有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

南樓月寒生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

不成花則退之兩篇工殆無以逾也按此自擠排史記張

是宋人論詩之語唐賢何嘗有白戰體也擠排湯傳治

淮南嶽排嶽鎮鹽梅周禮夏官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

簡文帝南郊頌麴藥王風鹽梅帝載按鹽委瑣相如傳豈

雅雨堂

特委瑣 握蹠 叱 喔 潘岳射雉賦 良遊 叱 喔 賦 三暮 史記天官書 昂為之 圍圍 三暮 德乃成

九垓 楚語 觀射父曰 天子 鯨 鯢 左傳 取其 鯨 鯢 而 陸 死 漢 書 海賦 魚則 橫海 之 鯨 陸 死 玉 石 書 火 炎 焜 罔 擻 斗 魁 揚 雄

鹽田 顛骨 成嶽 流膏 為淵 淵 玉 石 俱 焚 擻 斗 魁 梁 簡 傳 擻 北 極 之 嶽 嶽 應 劭 曰 擻 至 也 史 記 天 官 書 坤 軸 又 帝

北 斗 七 星 魁 枕 參 首 正 義 曰 魁 斗 第 一 星 也 坤 軸 又 帝 大 法 頌 坤 軸 傾 長 蛇 左 傳 吳 為 封 豕 長 巨 象 脛 南 山 經 禱

斜 積 冰 發 圻 而 長 蛇 以 薦 食 上 國 巨 象 脛 南 山 經 禱 象 木 華 海 賦 磊 匈 匈 而 水 官 左 傳 蔡 墨 曰 五 行 之 官 是 為

相 脛 善 曰 相 脛 相 擊 也 水 官 五 官 水 官 棄 矣 故 龍 不 生 得 桀 黠 史 記 貨 殖 傳 桀 黠 木 氣 淮 南 天 文 訓 甲 乙 寅 卯 木 也

壬 癸 亥 子 水 胎 胎 兩 雅 釋 詁 胎 始 也 注 胎 始 未 成 物 之 始 也 水 生 木 胎 胎 按 法 胎 胎 言 積 雪 凝 寒 木 氣 無 以 發 生

龍 魚 廣 則 龍 魚 生 之 布 被 在 三 公 然 為 布 被 歌 謠 且 謠 我 歌 陪 鯢 藻 翰 之 陪 鯢 敷 文 刀 利 按 文 心 雕 龍 云 筆 銳

言 文 人 筆 鋒 不 可 犯 也 公 詩 云 雕 刻 文 刀 利 搜 求 智 網 恢 恢 蓋 亦 自 詡 其 形 容 刻 入 抉 摘 無 遺 矣 智 網 恢 恢 子

天 網 恢 恢 屬 和 宋 玉 對 楚 王 問 國 中 屬 疏 而 不 失 屬 和 而 者 不 過 數 人 而 已 按 此 為 王 播 入 相 而 作 也 元 和 長 慶 間 宰 相 之 言 利 者 皇

甫 錡 程 昇 王 播 三 人 入 相 雖 有 後 先 其 實 相 為 終 始 方 憲 宗 六 年 播 為 諸 道 鹽 鐵 轉 運 使 引 昇 自 副 昇 先 坐 王 叔 文

黨 貶 黜 李 異 薦 之 棄 取 錄 用 至 是 播 令 昇 治 賦 江 淮 諷 有 土 者 以 饒 羨 入 貢 經 費 頗 贏 播 又 薦 皇 甫 錡 及 錡 用 事 更

排 播 而 進 昇 播 出 為 西 川 節 度 使 而 錡 與 昇 遂 同 平 章 事 詔 下 之 日 物 情 駭 異 裴 度 崔 羣 力 諫 不 從 以 致 罷 相 昇 未

幾 而 卒 錡 遂 引 用 姦 邪 中 傷 善 類 穆 宗 即 位 錡 始 敗 而 播 遂 求 還 賄 賂 權 倖 以 取 相 位 朝 政 不 綱 復 失 河 北 憲 宗 中

興 之 業 一 旦 隳 壞 然 則 三 人 之 進 退 有 唐 中 葉 興 衰 治 亂 之 關 也 公 不 敢 顯 言 故 託 之 詠 雪 篇 首 數 句 言 其 位 望 之

輕 而 出 入 後 先 之 異 當 窗 恒 凜 凜 以 下 言 其 漸 有 氣 勢 而 進 羨 餘 行 賄 賂 狼 藉 之 甚 也 松 篁 遭 挫 抑 以 下 言 小 人 道

長 君 子 道 消 不 惟 節 鉞 可 邀 抑 且 台 階 可 躋 包 藏 隱 慝 援 亂 蒸 民 刑 戮 橫 加 賢 愚 莫 辨 禍 已 烈 矣 然 猶 未 已 也 彼 其

溪 壑 難 填 崇 高 莫 極 必 將 使 乾 坤 震 動 陵 谷 貿 遷 善 氣 無 雅 雨 堂

言 文 人 筆 鋒 不 可 犯 也 公 詩 云 雕 刻 文 刀 利 搜 求 智 網 恢 恢 蓋 亦 自 詡 其 形 容 刻 入 抉 摘 無 遺 矣 智 網 恢 恢 子

天 網 恢 恢 屬 和 宋 玉 對 楚 王 問 國 中 屬 疏 而 不 失 屬 和 而 者 不 過 數 人 而 已 按 此 為 王 播 入 相 而 作 也 元 和 長 慶 間 宰 相 之 言 利 者 皇

甫 錡 程 昇 王 播 三 人 入 相 雖 有 後 先 其 實 相 為 終 始 方 憲 宗 六 年 播 為 諸 道 鹽 鐵 轉 運 使 引 昇 自 副 昇 先 坐 王 叔 文

黨 貶 黜 李 異 薦 之 棄 取 錄 用 至 是 播 令 昇 治 賦 江 淮 諷 有 土 者 以 饒 羨 入 貢 經 費 頗 贏 播 又 薦 皇 甫 錡 及 錡 用 事 更

排 播 而 進 昇 播 出 為 西 川 節 度 使 而 錡 與 昇 遂 同 平 章 事 詔 下 之 日 物 情 駭 異 裴 度 崔 羣 力 諫 不 從 以 致 罷 相 昇 未

幾 而 卒 錡 遂 引 用 姦 邪 中 傷 善 類 穆 宗 即 位 錡 始 敗 而 播 遂 求 還 賄 賂 權 倖 以 取 相 位 朝 政 不 綱 復 失 河 北 憲 宗 中

以導迎陰邪為之錮蔽含生皆失其所困約尤受其災而後極焉為害至此不可勝言矣然其詞甚刻而其意甚顯傳之人口誰不知之此所以戒其屬和也



詩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一

七

雅雨堂

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一

一

思遠儉而用禮乃暮齒江總詩暮齒逼桑榆

云唐子西曰公孫宏以董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

廣陵盧杞以顏魯公使李希烈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其

用意正相類然考之史公出使在二月而逢吉三月始召

為兵部尚書六月始代裴度為相子西云爾何也抑豈逢

吉儉邪遂以公此行為其所中歟君子

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之謂也

案皇甫湜韓文公墓志銘王庭湊反圍牛元翼于深救兵

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眾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

于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遲入先生曰止君之仁

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眾責之賊懼汗伏地乃出元翼

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孰為宜褒

嗚呼先生真所謂古大臣者耶据此則此行出于公之本

意不必以論逢吉也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新唐書地理志太原府

武德六年徙受州來治又以遼州之石艾樂平

隸之貞觀八年州廢縣皆來屬十一年更名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
惟有月團團

團團

謝朓詩決決日照溪團團雲去嶺

條山蒼

歐本注云中條山在黃河之曲今蒲中也新唐書地理志絳州聞喜縣引中條山水于南

城下西流經六十里漑凍陰田屬河東道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

一作波浪

泫泫去松柏在山岡

泫泫

爾雅釋言泫沆也王逸九思窺見兮溪澗流水兮泫泫案此首疑有脫文作詩之指歸安在耶大抵一詩

起之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

案度是時為鎮州行營招

討使故公就行營見之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
身先去鳥飛

三年

案公以元和十四年正月貶潮州是年四月度罷相為河東節度至此三年矣公還朝以來未嘗見度也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
如今更有詩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
不發待郎歸

云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妾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云邵氏聞見錄孫子陽為余言近時壽陽

昌黎詩集卷之二
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歸途
聞風柳已去故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
此二人耶蔣云唐語林云其說甚不足信退之固是偉
人豈獨殷殷于婢妾假使思之亦何必切名致意若此况
所云發地得石則當時必韓自立他人豈便以去妾為言
詩意不過感慨故園景色如東山詩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同旨其說宜不攻而自破也案蔣持
論甚是詩語不過言去時風光未動還時桃李猶存以見
其使事畢而
來歸疾也

送桂州嚴大夫

自注同用南字原注嚴謨也新唐書
地理志桂州始安郡中都督府屬嶺
南道舊唐書穆宗紀長慶二年四月丁亥以秘書監
嚴暮為桂管觀察使案以下諸詩自鎮州歸後至九
月拜吏部
侍郎時作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
戶多輸翠羽家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

八桂

海內南經桂林八樹在番禺
東注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青羅帶
侯年表使長河

如帶淮南泰族訓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詩詒退之詩江
作青羅帶子厚詩海上羣山似劍鋌子瞻為之對曰繫憑
豈無羅帶水割碧玉簪梁元帝賦麾靈琚之左轉光玳簪
愁還有劍鋌山而右簪劉孝威詩玉簪久落鬢
翠羽黃甘漢書南粵傳尉佗因使者獻翠鳥千生翠四十
雙新唐書地理志嶺南道厥貢金銀孔雀犀象
絲藤竹布司馬相如上林賦黃柑橙榛南方草木狀柑乃
橘之屬滋味甘美特異者也有黃者有頰者頰者謂之壺
柑

鄆州谿堂詩

公序云上之三年公為政于鄆曹僕也
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天子以
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
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為堂于其居之
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其從事
陳曾謂暗無詩歌是不考公德而接邦人于道也乃
使來請其詞云云案上之三年穆宗長慶二
年也總即以是年十二月召入為戶部尚書

帝奠九壘同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

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

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去聲願孰為邦

蠹節根之螟羊狼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古

字俗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強謂公我父孰違

公令平聲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叶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

蒲蓮深有葭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上聲公燕谿堂賓校醉

飽流有跳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

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詠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賞苾

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斃徒故切遺此邦是庶

叶

九壘江淹詩履籍鑑都壘玉篇葉年案唐有天下至穆宗

餘年不條案廣韻條貫也教也河岱案鄆屬淄青當云海

矣有岱定河安惟公之躋句尸之詩誰其不飲食案猶書無

朝至于日中吳邦蠹詩天降罪罟節根爾雅釋蟲食苗心

不遑暇食也邦蠹羊狼狼貪史記項羽紀宋義下令軍

食禾所在之名耳案新唐書李師道傳亡命少為師道

者皆斬之覆城計燒河陰教庫募壯士劫洛陽宮關以

解蔡園又說李師道為袁盎事殺武元衡傷裴度斷建陵

門戟及李光顏破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而又負約私

致諸君進討傳首京師皆所謂以口覆城者也吹煦摩

拊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响嘘呼吸得喬松案吹煦以氣温

之也拊摩以手循之也皆喻恩澤此承孰飢無食四句

昌黎詩集卷十二

雅雨堂

膊磔左傳殺而膊諸城上注膊磔也案歲石以治之膊磔以刑之此承邦彞四句言分別罪之重輕以為威令

也師征石本作帥征朱子曰平淮西碑云屢興師征作師為是播播案蓋流駭駭

傳既戒鼓而駭眾方云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淮南繆稱訓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櫻

萬物將自理也音自與理叶也考考詩子有鐘鼓弗鼓弗考賓贊案贊助也猶稽

諷記儒行今人與居古不屈賈誼治安策然而天贊說

贊大辨也蔣右詩左書梁元帝玄覽賦聊右書斲遺案猶

也爾雅釋詁庇廡廡也注也爾雅釋詁庇廡廡也注

旗云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敢樹降

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谿堂也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

珊瑚鈎詩話退之南山詩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同于子雲之解嘲鄆州谿堂詩依于國風平淮西之文近于小雅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新唐書裴度傳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

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守司徒淮南節度使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佞側目謂李逢

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諷帝自襄陽召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庾罷為左僕射案宰

相表度以三月戊午相六月甲子罷是日李逢吉遂同平章事

文武成功後居為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擺落遺

高論雕鐫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

擺落陶潛詩擺落悠悠雕鐫庾信枯樹賦雕鐫自然莊子

而無容心馬范蠡史記越世家范蠡事越王既苦身戮

難會稽之恥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以為大名之下

案詩話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會大雪置酒于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開余見二者各有所當晏語未可為定論蓋晏殊方秉樞裴度已罷相錯置則兩失易地則皆然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

衡外收身矢石閒秋臺風日迴正好看前山

盡瘁詩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機衡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矢石左傳荀偃士

受矢前山好庚溪詩話退之和裴晉公詩云秋臺風日迴正好看前山東坡和陶詩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

莫驅此語雖不同而寄情物外夷曠優游之意則同也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

公乎真愛山看山旦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歷枉語山中人句我澗側石有來應公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駢羅隨勢或開坼有洞若神劍有巖類天劃終朝巖洞閒歌鼓燕賓戚孰謂衡霍期近在王侯宅傳氏築已卑磻溪釣何激逍遙功德下不與事相撫樂我盛明朝於焉傲今昔

神劍天劃案言其制作之奇若神功鬼斧也歌鼓爾雅釋樂徒歌謂之謠徒擊鼓謂之詬衡

霍期謝靈運詩遊當羅浮行息必盧霍期王侯宅古詩十九首王侯多第宅傳氏築書說

巖之野惟肖磻溪釣阮籍勸晉王賤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邱水經注磻溪中有泉即太公

釣處今謂之凡谷泉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

溪之稱也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原注逢吉樊云蕭氏在唐最盛瑤嵩華復俛真倣遇

凡八葉宰相嵩第在城南永樂坊見長安志餘無所見

山公自是林園主歎惜前賢造作時巖洞幽深門盡鎖不因

丞相幾人知

山公

水經注襄陽湖水入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都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

遊晏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為之歌曰山公出何去

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按語意乃諷李逢吉也蕭氏以八葉宰相而林亭今亦冷落逢吉之傾人貪位者何為耶若與和裴度女几山絕句暫攜諸吏上崢峒一例看則非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

案官忙身老大應是為吏部侍郎時以下

諸詩長慶三年作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

花

一作烟

柳滿皇都

酥

玉篇酥酪也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

如今深未深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舊唐書地理志京師東內

正門曰丹鳳正殿曰含元含元之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省高宗以後天子常居東內唐李綽歲時紀四月一日內園薦櫻桃寢廟薦訖班賜各有差

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

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去聲擎初到色映銀盤寫未停食罷自

知無所報空然慚汗仰皇扃

明光殿

三輔黃圖明光宮武帝太初四年秋起在長樂宮後洛陽宮殿簿漢有明光殿

本草櫻桃味

翠籠

王云竹籠

銀盤

案銀盤疑作瑛盤東觀漢記明帝晏羣臣大官進櫻桃以

甘益脾胃

赤瑛盤

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櫻桃同色羣臣皆笑云是空盤今云銀盤或紀當時實事又取紅白相映之意寫

記曲禮

御食于君君賜餘器之既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潛溪詩眼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

人相送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勾圓訝許同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至于憶昨賜露門下

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其感興皆出于自然故終篇迢麗韓退之詩蓋學老杜然

去甚遠然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輕議

送鄭尚書赴南海

公送鄭尚書序云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長慶

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將行公卿大夫士咸相率為詩韻必以

來字者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新唐書鄭權傳權汴州開封人擢進士第穆宗立遷工部尚書用度豪侈

乃結權倖求鎮守於是檢校尚書左僕射嶺南節度使多哀貲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

番禺

音潘

軍府盛欲說暫停杯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衙

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風靜鷓鴣去官廉蚌蛤迴貨通師子

國樂奏武王臺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番禺

史記南越傳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此亦一州之主也漢書地理志粵地今之蒼梧鬱林合浦

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番禺其一都會也南越志番禺縣有番禺二山因以為名新唐書地理志廣州南海郡

中都督府有府龍戶

韓云南部新書有龍戶見水色則知二曰緩南番禺龍戶有龍或引出但鯁魚而已云龍戶

採珠戶也南海

馬人

新唐書南蠻傳環王本林邑也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其南大浦有五銅

亦謂之蠶戶

昌黎詩集卷廿二

雅雨堂

柱漢馬援所植也又有西屠夷蓋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
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
分唐鷓鴣去魯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展禽曰
南境鷓鴣去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
其災也是歲蚌蛤迴後漢書孟嘗傳嘗遷合浦太守郡不
也海多大風蚌蛤迴產穀食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此境先
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師子國
徙于交趾郡界嘗到郡曾未踰歲去珠復還史南
海南諸國傳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
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
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此土樂因此競至
或有住者遂成大國新唐書西域傳師子居西南海中延
袤二千餘里有稜伽山多奇寶以寶置洲上商船償直輒
取去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國史補南海船外國船也每
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船最大梯而上下數武王臺
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為之喧闐史記南越
傳尉佗自立為南越武王水經注高帝定天下使陸賈就
立趙佗為趙王剖符通使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
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複道回環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
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于焉

道遙在州城東北三十里蔣大才
云在今廣州府城內越秀山世說太傅府有三才劉
裴景升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
清才

嘲魯連子

史記魯仲連傳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

傲儻之畫策韓云魯連太史亦有取焉公
嘲之之意不悉其安在意必有所諷于當時後世有
不得而窺者按讀東方朔雜事嘲魯連子非譏弄古
人皆有所為而作此詩譏爭名相軋者而云雄跨吾
厭矣高拱禪鴻聲有不屑與爭之意大抵為京兆尹
與李紳爭臺參時作香山詩中稱紳為短李此詩細
而注又作兒亦與短李合考漢人史游急就章有細
字兒

魯連細而方作

黠有似黃鷄子田巴兀老蒼憐汝矜爪觜開

端要驚人雄跨吾厭矣高拱禪鴻聲若輟一作

一杯水獨稱

唐虞賢顧未知之耳

魯連

魯連子齊之辯士田巴辯于祖卬議于稷下一日而服十人有徐劫者其弟子也魯連謂劫曰臣願得當

田子使之必不復談可乎徐劫言之巴魯連得見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在聊國亡在旦夕先生將奈

何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危不能為安亡不能為存無貴士矣如先生之言有似臯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弗復

談也田巴曰謹受教于是黃鷄子古樂府企由谷歌郎非杜口為業終身不談也

老蒼陸機歎逝詩鴉髮老成蒼案爭臺參時開端漢書淮

既開端緒驚人史記滑稽傳此鳥不一杯水案言淡而無願卒成之

惜也輟字為唐虞案虞書稷契夔龍師相讓切不當作啜引此以明不屑與爭之意

和侯協律詠筭原注侯喜

竹亭人不到新筭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

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濕驕陽氣候温得時方張王並去聲挾勢

欲騰騫見角牛羊没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忽無垠

詎可持籌算誰能以理言縱橫公占去聲地羅列暗連根狂劇

時穿壁羣強幾觸藩深潛如避逐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

還驚入藥園萌芽防寢大覆載莫偏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

短垣身寧虞瓦礫計擬拚蘭蓀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短

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中仍節目繁暫須迴步

履要取助盤飧穰穰疑翻地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蛇虺

首掀掀婦懦資料音聊揀兒癡謁盡髡侯生來慰我詩句讀驚

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暝

成行古樂府艷歌何嘗行比兒孫杜甫詩諸峯膏腴賈誼

策割膏腴張王方云莊子所謂王長其間是也並去聲騰騫

容齋五筆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正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繫又虧也今列于禮部韻略下平聲二仙中

騫虛言切注云飛貌今列于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騰之騫為軒昂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之下從馬

豈能掀舉哉其下從鳥則于掀飛之訓為得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字唯韓公和侯協律咏筍詩得時方張王

挾勢欲騰騫乃為得之此固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于下筆也觸籜易羝羊觸籜羸其角妨人

路列女傳樊姬曰虞邱相楚入藥園案藥園芍藥園也蘭蓀沈約詩今

守馥宋書顏竣傳庾徽之奏節目記學記先其易盤

蘭蓀方云盤殮方云殮殮真料棟方云料量也張湛列子序日暎方云

九歎日暎暎其西舍亦可以日入言也

案此與李紳爭臺參罷官時作貞元十八年權德輿知貢舉公薦士于陸祠部稱李紳文行出羣則紳早年本受知于公故曰乍出真堪賞也得時方張王以下謂其初為御史中丞已咄咄逼人也縱橫公占地謂其肆行羅列暗連根謂其樹黨也身寧虞瓦礫謂墮逢吉之術而不知計擬拚蘭蓀謂遂欲駕乎公之上也短長終不較先後竟誰論謂朝廷不論屈直而兩罷之也阮侯生來慰我句可知是慰失官不然詠筍無所謂慰

枯樹案此詩亦當是爭臺參時作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惟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未肯但空心

皮剝案此喻小人乘其隙而中之也朝菌莊子朝菌依投古樂府石城樂城中諸少年出

入見改火樊云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改火依投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空火庾信枯樹賦

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昌黎詩集卷之二 雅雨堂

流斷節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原注李繁時為隨州刺史舊唐書李泌傳泌字長源貞元

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繁少聰警有才名無行義積年委棄後為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除河南府士曹參軍泌之故人為宰相左右援拯後得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隨州刺史歸京師久不承恩敬宗誕日詔入殿中抗浮圖道士講論除大理少卿出為亳州刺史以濫殺無辜賜死時人寬之案繁為隨州年月無所考然元和十五年公為國子祭酒時曾為處州刺史李繁作孔子廟碑是詩云出守數已六應又在處州之後史第云累居郡守蓋略之也繁罷隨州之後即接敬宗之事其為隨州大抵在穆宗時又云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疑自京兆尹罷為兵部侍郎作

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為人強

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

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

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

過澹水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

矯翮逐黃鵠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

鄴侯

案泌封鄴侯而公孔子廟碑云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蓋或繁襲封也

牙籤

唐六典集賢所寫書有四

部舊唐書經籍志甲為經乙為史丙為子丁為集分四庫經庫鈿白牙軸紅牙籤史庫鈿青牙軸綠牙籤子庫雕紫檀軸碧牙籤集庫綠牙軸白牙籤已為分別手未觸莊子手之所觸案此非美其書之新正言其性之敏

不俟再強記覽

記曲禮博聞強識而讓

磊落

崔瑗張平子碑磊落落煥炳與神合契

出守

顏延之詩一

京邑

新唐書李泌傳泌魏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

舊廬

漢書疎廣傳吾自有

舊田龍魚

海外西經龍魚陵居狀如狸神聖乘此以行九野

矯翮

吳越春秋烏鳶歌矯翮兮雲間雅雨堂

昌黎詩集卷十一

卷十一

古

任厥性黃鵠屈原卜居寧與黃鵠比
兮往還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病中贈張十八

案以下長慶四年為吏部侍郎以病在告作

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逢逢音龐籍也

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

筆力可獨扛談舌久不掉非君亮誰雙扶几導之言曲節初

從從音窗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

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傾樽與斟酌四壁堆罍缸玄帷隔

雪風照鑪釘音定又音訂明缸音江夜闌縱押音擺闔哆昌者切口疎着

厖勢伴高陽翁坐約齊橫降連日挾所有形軀頓胈匹江切肛

許江切將歸乃徐謂子言得無咙音厖迴軍與角逐斫樹收窮龐

雌聲吐欵要酒壺綴羊腔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譬如蟻

垤微詎可陵崆苦江切峴五江切幸願終賜之斬拔枿與椿從此

識歸處東流水淙淙土江切

中虛史記倉公傳病者即泄注腹中虛臥北窗陶潛與子儼等疏嘗言五

暫至自謂蹋鼓顧嗣立曰魏志楊阜傳曹洪置酒大會令

義皇上人此不同此乃乘曉鼓而入逢逢詩鼙鼓金石世說君試擲

朝如蹋月蹋星之類耳聲龍文鼎班固寶鼎詩煥獨扛史記項羽紀舌掉漢書匈奴傳

生掉三寸舌下從從司馬相如子牛羊滿野漢書匈奴傳

賣馬邑地以誘單于單于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明

馬邑城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引兵還釭案舊注引漢書外戚傳押闔鬼谷子押闔篇押之者料

哆口

詩哆兮

踈眉

漢書劉寵傳有五六老叟

高陽翁

史記

廊食其傳廊生食

約降

史記田儋傳田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鄼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

橫其歷以為然

胘

廣韻釋詁也

解其麗涓去韓而歸

子度

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

而書之曰麗涓死此樹下

涓

夜至讀書未畢萬弩俱發乃

自雌聲

世說

桓温得劉琨妓曰公甚似劉司

楚子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

公

意用此案玉篇腔羊腔

開河記麻叔謀每食殺羊羔

同

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

中自以手鬻劈而食之

崑崙

爾雅釋水河出崑崙墟色

此羊腔字之所出也

崑崙

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

黃崑崙

張衡

南都賦其

崑崙之渠蟻垤之微不足

以

陵崑崙之山

願終受教于公而公于是

導

其所歸也

陽而長邁

涼

涼涼賦出信

沃焦廣韻涼水流貌

案管輅別傳諸葛原遷新興

太守

輅往餞之大有高談之

客原先與輅共論輅遂開張

戰

地示以不同藏匿孤虛以

待來攻原軍師摧衄自言

觀

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

之士于此鳴鼓角舉雲梯

弓

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

曜威開門受敵言者收聲

莫

不心服皆欲面縛銜璧求

手于軍鼓之下詩意實本

于此

然公以師道自任而談諧

求勝于門下士殊不得其

意

所在得毋張籍以公好游

博塞嘗有書規箴公性倔

強

有所不受耶石鼎聯句以

轅彌明自寓而求勝于劉

侯

二子亦可為此詩証也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

晉書阮籍傳籍字嗣宗陳留尉

氏人為步兵校尉能屬文

作

咏懷詩八十餘篇方云

阮嗣宗咏懷詩近百篇其

一

六韻曰一日復一夕一

朝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

神

自損消其一七韻曰一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祇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食作前
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久不死憫憫尚誰要平聲富貴自繫拘
貧賤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鑣譬如籠中鶴六翮無
所搖譬如免得蹄安用東西跳還看古人書復舉前人瓢未
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謠

解鑣

案猶言脫去轡銜也

六翮

楚國策奮其六翮而凌清風

免得蹄

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

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免得免而忘蹄

東西跳

莊子逍遙遊篇東

南溪始泛三首

云此詩在告時作殆絕筆于此矣魯直最愛公此詩以為有詩人句律

之深意

榜舟南山下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孰能量近遠陰沉過

連樹昂藏抵橫坂石麤肆磨礪波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

就平洲飯點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偃餘年憶無幾休日愴已

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

一作蹇

南山下

案城南莊蓋卽在南山之下此溪卽山下之小溪也

上上

案上上者逆流而上屢上而不已也

稍稍

廣雅釋訓稍稍小也

休日

案休告之日也

蔣云寫得真率不用雕琢

南溪亦清駛而無楫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惟兒
童輩或有杖白頭饋我籠中瓜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
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疇困倉米穀滿未有旦夕
憂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願為

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清駛謝靈運詩活夕流駛

西疇陶潛歸去來辭農人告余

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

緩急史記

游俠傳且緩急

人所時有也

蔣云卽物寫心愈朴而愈切柳柳州於此派尤近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羸形可輿致佳觀安可擲卽此南

坂下久聞有水石拖全舟入其閒溪流正清澈隨波吾未能

峻瀨乍可刺七迹切鷺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

團松冠壁歸時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足弱

左傳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史朝曰弱足者居

收朝蹟

梁簡文帝荅湘東王慶州牧書必欲卷緩

避賢辭

羸形

張衡西京賦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

輿致

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宏要之還

州問其所乘荅云素有脚疾因乘藍輿亦足自反

佳觀

史記秦始皇紀從臣嘉觀

拖舟

漢書嚴助傳拖

舟而

亭亭

釋名亭亭然孤立傍無所依也

案後山詩話云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陳無已不喜韓詩故所取僅如此諸作固佳然在昌黎集中自是別調以此論韓舍百牢而染指一鬻矣又案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是倔强人到老氣概世閒脂韋人加之衰邁定無此千秋生氣著作等身狐貉亦噉盡矣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秘書至

以或作與方云以與義通朱子

曰以字或取能左右之義原注王六王建也

前夕雖十五月長上聲未滿規君來晤我時風露渺無涯浮雲

散白石天宇開青池孤質不自憚中天為君施翫翫夜遂久

亭亭曙將披況當今夕圓又以嘉客隨惜無酒食樂但用歌

朝為

未滿規

梁簡文帝詩綠潭倒雲氣青山銜月規

天宇

陶潛詩昭昭天宇濶晶晶川上平

嘉客

詩所謂伊人于焉嘉客

蔣云寫得淡宕

案舊人皆以南溪始泛為絕筆然張籍祭退之詩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罷休兩月同游翔後云中秋十六夜魄圓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語于階楹顧我數來過是夜涼難忘下便接云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來候不得宿出門每迴遑則與籍泛南溪乃在夏時病尚未篤自此翫月之後病始寢加足知此作為絕筆矣

附舊辨贗詩今訂真三首

嘲鼾睡二首

洪云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鼾睡一篇似之錄于

未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颺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痲癩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惰怠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菹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雖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慮深五藏損黃河弄瀆瀑梗澀連拙鮫南帝初奮槌一竅洩混沌迴然忽長引萬丈不可忖謂言絕于斯繼出方袞袞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莽

尊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閭鴻蒙總合雜詭譎騁戾狠乍如
鬪呶忽若怨懇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埋其源
惟有土一畚

顧嗣立曰案周紫芝竹坡詩話退之遺文中載嘲鼾睡二
詩語極怪譎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今云有如阿
鼻尸長喚忍眾罪其非退之作決矣又如鐵佛聞皺看石
人戰搖腿之句大似鄙陋退之何嘗作是語小兒輩亂真
如此者甚眾
烏可不辨

辭唱歌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艷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
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癡聲自肉中出使
人能透隨復遣慳怯者贈金不皺看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

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
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艷歌難可為

王云諸本注云此篇
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案以上三首惟辭唱歌為王伯大所疑是也嘲鼾睡二首
周紫芝以用佛語辨之是則拘墟之見朱子詩中有晨起
讀佛經五古未嘗去之不從其道而偶舉其事文于義無
失況嘲僧用之即其所知以為言有何不可專指鄙俚則
近似之然鄙俚中文詞博奧筆力峭折未必非昌黎游戲
所及昌黎外誰能之耶李漢不編亦方隅之耳目後人非
之則為龔贖余今辨其所辨以為奇奇怪怪不主故常者
存一疑案亡友何義門常喜余破俗之論安得九京可作
耶

附今辨贗詩二首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

李逢吉也

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嚴
祀事清途振華鑣圓邱峻且坦前對南山標村樹黃復綠中
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興歎倦塵囂惟彼顛瞑武延切者去公
豈不遘為仁朝自治用靜兵以銷勿憚吐捉勤可歌風雨調
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宣昭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原注

杜謂元穎也新唐書杜如晦傳如晦五世孫元穎貞元末進士第又擢宏詞為翰林學士敏文辭憲宗特所賞歎吳元濟平論書詔勤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以元穎多識朝章尤被寵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以本官同平章事自帝即位不閱歲至宰相縉紳駭異甫再替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又穆宗紀長慶元年二月段文昌罷杜元穎同平章事三年十月元穎罷

耒耜興姬國丑倫切標力追切建夏家在功誠可尚於道詎為

華象帝威容大仙宗寶歷賒衛門羅戟槊圖壁雜龍蛇禮樂

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真皆齒列二聖亦肩差陽月時之首

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庭炬圻金葩紫極觀忘倦青詞奏

不譁嘈音曾宮夜闢嘈才曷切獻鼓晨搗褻味陳奚取名香

薦孔嘉垂祥紛可綠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瑕

代工聲問遠攝事敬恭加皎潔當天月歲蕤捧日霞唱妍酬

亦麗俛仰但稱嗟

案二詩必非韓作大抵二相屬和不得已而假手代之李漢不審漫以編錄耳按杜元穎之為相雖為人情駭異而史稱敏于文辭多識朝章和詩以為清文無瑕可也其頌太清者則令人可駭可愕伯禹后稷之功遂不及元元皇

帝之道耶公一生學術具在原道其論二氏者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何獨于此而易其說本朝固當尊崇立言自有適可如杜甫詩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何等熨貼曉人不當如是耶若以為此是譏諷則又非臣子之道君子素位何敢違時大抵不學無術者為之代言而公以未暮之年倦于筆墨遂未加推敲耳其為贗作此其一也案李逢吉之為相昔在憲宗朝恐裴度成功密沮討蔡已與昌黎上言力言可滅立異今在穆宗朝又擠排裴度不安于朝且使李紳與公相爭臺參成隙其為孔壬先後一轍和詩中可云為仁朝自治用靜兵以銷乎又云惟彼顛暝者去公豈不遠不知意指何人然一時之段文昌杜元穎微之王播雖非淳人恐不若逢吉顛暝之甚也二詩之謬一論道而貶三代一附託而若八關昌黎為人何至于此二詩之所以必為贗也余于集外之嘲齟睡者違眾進之于正編之此二首獨斷退之一以文詞收一以義理黜世多明眼當不河漢予言

昌黎詩集箋注卷十二終

遺架

